宋鑑

十六之七

孝宗

共二十

宋紀 附金紀

孝宗皇帝

初名伯琮。後改名瑗。宗室秀王偁之子。太祖七世孫。高宗育於宮中。立為皇太子。賜名璋。更名昚。性至孝。事上皇二十六年。孝養備至。升遐之日。哀慕尤切。有恢復之志。值金主雍賢明仁恕。無可乘之釁。南北講和。俱得休息

在位二十七年。內禪太子。

壽六十八

癸未 隆興元年 金大定三年○西遼崇福十年○夏天盛十五

帝朝太上皇于德壽宮

年春正月壬辰朔帝受朝于文德殿遂朝于德壽宮自是歲以為常○置十科以舉武事○詔四川宣撫司班師吳璘還河池金人復取新復十三州三軍史浩議棄陝西三路故也時璘得詔以帝初政不敢違即退師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失者二萬三千部將數十人連營慟哭聲振原野○以史浩為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浩既相首言趙鼎李光之無罪岳飛之冤宜復其官爵錄其子孫從之○以張

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開府建康浚以陳俊卿為宣撫判官帝以議和召俊卿及浚予柷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壖（而宣反江河邊一曰城下田也）進舟山東以為吳璘聲援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時金人以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取兩淮朝廷震恐浚言北敵詭詐不當為之動宜以大兵屯盱眙

濠廬備之。詔從焉。栻。浚長子也。時開府參佐皆一時之選。栻年少為機宜文字。內賛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也○二月。黃祖舜罷○三月金紇石烈志寧以書來求海泗唐鄧商州之地。及歲幣○以張燾參知政事。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初。次膺為右正言。力諫和議。為秦檜所怒。流落者二十年。帝即位。召為中丞。次膺每以名

辛次膺
鰓直

實為言。多所裨益。帝呼其官而不名。若成閔之貪饕。湯思退之朋比。葉義問之姦罔。皆被論罷。每章疏一出。天下韙之。故渡江以後。直言之臣。次膺為首〇以龍大淵知閤門事。曾覿同知閤門事。尋罷。初。命下。張燾切諫。不從。於是中書舍人張震周必大繳其命。遂寢〇張燾罷以論龍大淵不聽。遂以老辭位〇夏四月。張浚使邵宏淵帥師次于盱眙。李顯忠帥師次于定

李顯忠復靈壁

遠○五月。李顯忠復靈壁。遂會邵宏淵復虹縣金泗州守將蒲察徒穆降。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陡溝金都統蕭琦。用拐子馬来拒。顯忠與之力戰。遂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蒲察徒穆大周仁。皆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已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

復宿州

十年無此捷

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李顯忠敗金
蕭琦于宿州。獲之。復其城。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為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趣之。乃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擒八千餘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来無此克捷。既

帝銳意恢復

而宏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史浩免。帝銳意恢復。張浚入見。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浩。浩對曰。先為備守是謂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儻聽淺謀之士。時興不教之師。寇退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迹。取快一朝。含冤萬世。及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辯論于殿上。

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決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為應。浩曰。勝廣以鉏耰棘矜亡秦。必待我兵。非豪傑矣。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乞出英斷。浩一日入對。因奏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終不得復望中原。侍御史王十朋因論浩懷姦誤國等八罪。乃罷知紹興府。○張浚如盱

貽○以辛次膺參知政事。洪遵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顯忠為淮南京畿京東河北招討使。邵宏淵為副使○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于符離。張浚還揚州(金)紇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攻宿州。顯忠擊却之(金)孛撒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晨薄城下。列大陣。顯忠謂宏淵并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百餘。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敵

弓射却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且猶不堪。況烈日中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鬬志。諸將各遁（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皷大譟。陽謂敵兵至。與邵世雍。劉侁。各以所部兵遁。繼而統制左士淵。統領李彦孚亦遁。顯忠移軍入城。統制張訓通。張師顏。荔澤。張淵等。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金人乘虛復来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二千餘人。積屍與牛馬墻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却。顯

符離師潰

忠歎曰若使諸軍相與掎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軍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咤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眙顯忠往見浚納印待罪浚以劉寶為鎮江諸軍都

統制。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遂還揚州上疏自劾○六月庚申朔。日有食之○汪澈罷○以周葵參知政事○以楊存中為御營使。節制殿前司軍馬○貶張浚為樞密使。充江淮宣撫使。徙治揚州。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召湯思退為醴泉觀使。奉朝請。而下詔罪己。於是尹穡附思退劾浚。遂貶。治揚州。初。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

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為大勢。脩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帝復召浚子栻入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為之君。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

帝厚張浚而不名

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枢曰。朕待魏公有加。不為浮議所惑。帝眷遇浚特至。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至督府。必令視浚飲食多少。肥瘠如何

庭芳胡氏曰觀此。既可以見魏公得君之專。又可以見帝委公之篤矣。孝宗復讎之志何如哉

安置招討使李顯忠于筠州。顯忠以師

李顯忠卒

退責授果州團練副使而邵宏淵仍前建康都統制。後朝廷知其故復顯忠太尉。奉祠卒。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徇國。志復中原。見忤秦檜屢遭廢黜。至是又為宏淵所忌。竟無成功。惜哉。帝嘗奇其狀貌魁傑。命繪像閣下。○辛次膺罷。次膺以疾祈免。且奏曰。王十朋除侍御史。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

辛次膺求罷

遂罷奉祠。陛辭。帝甚惜其去。次膺奏曰。臣與思退。理難同列。帝曰。有謂思退可用者。次膺曰。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竊恐有誤國家事耳○秋七月。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金以孔總襲封衍聖公○八月。

復張浚都督

復以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以劉寶為淮東招撫使○金紇石烈志寧復以書來求唐鄧海泗四州之地。及

金人求四州地

歲幣。詔盧仲賢如金師。志寧以書貽三省。云故疆歲幣如舊。及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即止兵。不然。當俟農隙往戰。帝以付督府張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湯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陳康伯。周葵。洪遵等。皆上疏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為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

耶。直欵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盧仲賢報書。帝戒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聽。既而命廷臣議金帥所言四事。其說不同。帝曰。四州歲幣可與。名分歸正人不可從也。○復以龍大淵知閤門事。曾覿同知閤門事。○九月。楊存中罷。○冬。十月。立賢妃夏氏為皇后。○十一月。盧仲賢

帝悔遣使如金

還自宿州。先是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言歸當稟命。忠義遂書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至行在。帝大悔

呂氏中曰 建炎以來。十四處戰功。皆未有符離之一舉者。蓋向者因其來而後與之戰。今則堂堂之陣。正正之

棋往而征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非不得已而後戰也。孝宗謂數十年。未有此舉。無此克捷。胡銓謂四十年。未有此舉。虜人緣此震慴。知吾君有大有為之志。知廟謨有出不意之奇。知邊鄙有折衝敵愾之將。王十朋又謂陛下用兵為祖宗陵寢暴露而舉。為徽宗欽宗復讎而舉。為中原弔民伐罪而舉。柰何王師偶失小利。而幸災樂禍者

橫議紛起矣。今符離之役。李顯忠邵宏淵進兵淮北。藉令潰散。不過失其所下之城邑。而朝廷已如強寇之將至。至今言戰之失謀。常以此藉口。浚竟以此沮於當時。甚哉任責之難。而得謗之易也

王之望如金師議和。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思遣也退也）○盧仲賢有罪。削其官秩。張浚遣子栻入奏。仲賢辱國無狀。帝

詔議和金得失

怒。遂下大理。問其擅許四州之罪。○詔侍從臺諫集議和金得失。召張浚還。時群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湖北京西宣諭使虞允文起居郎胡銓監察御史閻安中。上疏力爭以為不可與和。湯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已。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帝意遂定。浚在道聞王之望行。上疏力辯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

張浚諫和議之非

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為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為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復誰為陛下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而況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為陛下憂之。不聽。○以胡昉楊由義為金國通問國信所審議官時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

之地。決不可許四郡也。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為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行未晚也。遂有是命

○十二月。陳康伯罷○以湯思退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兼樞密使。浚仍都督江淮軍馬○以汪應辰為四川制置使○召峽州布衣郭雍。不至。賜號冲晦處士

甲申 二年 金大定四年○西遼崇福十一年○夏天盛十六年春正月 金 僕散忠義以書來議和○詔王

之望次于境上。胡昉先如金師金人執之。張浚力言金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一行禮物。並回待命境上。而令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金人以失信執之。帝聞昉被執。謂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

新安胡氏曰觀此言。則知孝宗復讎之志。何其決也

湯思退沮張浚恢復之計

二月。胡昉還自宿州。金僕散忠義以宋書進金主。金主覽之曰。行人何罪。即當遣還。邊事令元帥府從宜措畫。○三月。詔張浚視師于淮。初。湯思退恐和議不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帝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議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浚。遂令王之望等譖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又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非計。帝惑之。會戶部

侍郎錢端禮言兵者凶器。頗以符離之潰為戒。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群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時金人屯重兵為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絶。山東豪傑悉

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令盡領契丹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為應援金人益懼○詔王之望以幣還○詔荆襄川陜帥臣嚴備邊事○竄盧仲賢于郴州（郴普林反元桂陽縣義帝所都）○以錢端禮王之望為淮東西宣諭使夏四月召張浚還罷都督府先是湯思退諷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且費國不貲浚乃請解督府○罷張浚判福州行次餘干

卒。時浚既還。尹穡復上疏劾浚用兵之非。浚亦八章乞致仕。乃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浚辭。改醴泉觀使。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浚既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姦邪。必誤國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為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

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尚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為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是年八月。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栻。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數日卒。浚志在恢復。終身不主和議。功雖不就。人稱其忠焉。四明陳氏桱曰。史謂浚幼有大志。及為樞河幕官。徧行邊

張浚盡忠

壘。覽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畧之宜。故一旦起自疏遠。當樞筦之任。悉能適知邊事本末。在汴京親見二帝北行。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每論定都大計。以為東南形勢。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常懷憤惕。至如錢唐。僻在一隅。易以安肆。不足以號召北方。故時論以浚之忠。大類漢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揚儀。終其身不為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茲所以不及亮也

朱子曰南渡以來。士大夫唱為和議。其賢者則不過為保守江南之計。夷

狄制命。禽獸迫人。莫知其為大變。獨魏公欲正人心。雪讎恥。復土宇。鎮遺黎。晚復際遇主議益堅。雖天嗇其功。使公困於讒忌之口。不得就其志。然而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曉然知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其功盛哉。惜乎浚之功未遂。而檜之毒愈深。後来者遂以東南為正統之地。以忍恥事讎為義理

之當然。稱叔姪之國。減歲幣五萬。則朝廷動色相賀。而自壬午至丙寅。四十五年之間。所爭者。受書之儀而已。可勝歎哉

六月甲寅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洪遵罷○錢端禮還自淮東。極言淮東守備踈畧。恐召金兵。宜早定和議○詔海泗州撤戍兵○罷城壽春○散弓弩營兵○八月。以賀允中知樞密院事○以魏

杞為金國通問使。次于盱眙。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陛辭奏曰。臣若將指出疆。其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兵部侍郎胡銓言虜不可和。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行。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而後為快。倘乾綱獨斷。追回使者。絕請和

之議以皷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為矣。如此。則省數千億之歲幣。專意武備。足兵足食。無書名之耻。無去大之辱。無再拜之屈。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矣。詩云。毋用婦人之言。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不聽○金以完顏守道為尚書左丞金主謂守道曰。卿等每奏皆常事。凡治國安民及朝政不便於民者。未嘗及也。如此。則宰相之

舉朝婦人

事誰不能之金主一日幸鷹房。主者以鷹隼置於內省堂上。金主怒曰。此宰相廳事。豈置鷹隼處耶。痛責其人○九月。以王之望參知政事○詔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思退辭不行。乃以楊存中為同都督○冬十月。賀允中罷○以周葵兼權知樞密院事。王之望兼同知院事○金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帥師渡淮侵楚州。都統制劉寶棄城走。時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

魏勝死節

忠義等遂渡淮○十一月。知楚州魏勝及金徒單克寧戰于淮陽。敗績。死之金人乘間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覘知之。帥忠義士拒于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知其謀。欲禦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金騎軼境。勝帥諸軍拒于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徒單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兵為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年四十五○金師入楚州○金師入濠泗州。都統制王彥棄昭關走○詔魏杞以所持幣犒都督府

湯思退免尋死

之師。杞弗從。○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湯思退有罪免。言者論其主和誤國之罪。遂免永州居住。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伏闕上書。論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姦邪誤國。招致敵人乞斬之以謝天下。併寘其黨洪适。皃公武。而用陳康伯。胡銓。陳良翰。王十朋。金安節。虞允文。王大寶。陳俊卿。黃中。龔茂良。劉珙。張栻。劉夙查籥。以濟大計。思退行至信州。聞之憂

悖而死。思退與張浚同相。而始終不合。浚以雪耻復讎為志。思退每借保境息民為言而已○王抃如金師○詔擇日視師○復以陳康伯為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以錢端禮簽書樞密院事。虞允文同簽書院事。湯思退既貶。帝思允文之言故用之○詔王之望勞師江上○閏月。周葵罷○王抃還自金師○金人侵揚州。或請擊之。楊存中不敢渡江。

王之望沮戰免

獨臨江固壘以自守○王之望有罪免。時金師將退。帝詔督府擇利害擊之。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朝廷趣行。之望言王抃既還。不可冒小利害大計。言者論之免○王抃如金師○十二月。魏杞自盱眙如金○以錢端禮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虞允文同知院事。王剛中簽書院事。剛中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塹。恩威並行。羽檄紛沓。從容裁決。皆中機會。及去蜀。士民懷之○金高景山耿商

州○及金平。赦○洪适如金賀生辰○金
主命以女直字譯經史
乙酉 乾道元年 金大定五年○西遼崇福十二年○夏天盛十七年 春。正月。召楊存中還○魏杞至金金
主命元帥府罷兵歸國○罷兩淮招撫司。及陝西河東宣撫招討司○二月。帝
朝德壽宮。遂從太上皇帝幸四聖觀○
罷江淮都督府。以楊存中為寧遠昭慶
軍節度使。存中出入宿衛四十年。忠孝

勇敢而寡過。大小一百餘戰。未嘗大衂。上皇最眷念之。後二年卒。○陳康伯卒。○三月。以虞允文參知政事。王剛中同知樞密院事。○魏杞還自金。始正敵國禮。杞見金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論之甚悉。金君臣環聽拱竦。館伴張棐愈以國書稱大宋。脅杞去大字。杞拒之。卒

正敵國禮。損歲幣。不發歸正人而還。帝慰藉甚厚。○夏。四月。金使完顏仲來。金主許和。乃遣仲來報問。其書稱大金皇帝。致書于姪宋皇帝。不書名。不稱闕下。不書尊號。○吳璘入朝。五月。封璘為新安郡王。改判興元府。○金以僕散忠義為尚書左丞相。紇石烈志寧平章政事。復戍河南。○六月。同知樞密院事王剛中卒。○以洪适簽書樞密院事。○以令德為安定郡王。○秋。八月。立鄧王愭為皇太

子。大赦。惰帝長子也○虞允文罷。以洪适參知政事。葉顒簽書樞密院事○錢端禮罷○九月。以汪澈知樞密院事○冬十二月。以洪适為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汪澈為樞密使。葉顒參知政事

丙戌 二年 金大定六年○西遼崇福十三年○夏天盛十八年 春二月 金 左丞相僕散忠義卒 忠義動由禮義。謙以接下。敬儒重士。與人交侃侃如也。善馭將卒。能得其死力。為宰輔數年。知無不言。故能以外戚兼任將相。以功名終 ○三月。洪适罷。适以

文學聞望遭時遇主。自中書舍人。半歲四遷至右相。然無大建明。會霖雨。适引咎乞免。帝從之○金命女直人習進士業○以魏杞同知樞密院事○夏四月。汪澈罷○五月。葉顒罷○以魏杞參知政事。林安宅同知樞密院事。蔣芾簽書院事○秋八月。林安宅免（安宅劾葉顒子受金失實。）出居温州○詔吳璘復判興州○冬十月。詔兩淮總領所。得自造會子○弼諸路營

田○十二月。以葉顒知樞密院事○以葉顒。魏杞。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兼樞密使。蔣芾參知政事。陳俊卿同知樞密院事○置制國用司。以宰相領使。議者言近以宰相兼樞密使。蓋欲使宰相知兵也。而不知財穀出入之原。可乎。詔以宰相領使

丁亥 三年 金大定七年○西遼崇福十四年○夏天盛十九年 春二月。出龍大淵為浙東總管。曾覿為福

建總管龍大淵。曾覿。恃寵擅權。龔茂良。劉度。胡沂。張震。周必大。皆以論二人姦罪坐斥。洪邁言於陳俊卿曰。大淵。覿。言鄭聞當除右史。某當除諫官。信乎。俊卿以邁言質于帝曰。臣不知此等除目。兩人實聞乎。抑其容伺而揣之於外。以竊弄陛下之威權也。帝曰。朕何嘗及此。卿言甚忠。遂出之○以虞允文知樞密院事○帝從太上皇帝幸玉津園。三月。帝從太上皇帝幸聚景園○秀王夫人張氏薨。帝成服于後苑○夏五月。四川宣撫使吳璘卒。詔制置使汪應辰主管宣撫司事。徙治利州。璘。剛

吳璘卒

孫武三四之法

勇喜大節。畧苛細。代兄玠守蜀二十年。隱然為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上皇嘗問勝敵之術。璘對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上皇曰。此孫武三四之法。一敗而二勝也。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六月。以吳挺為興州都統制。利州安撫使。挺。璘子也。○以虞允文為四川宣撫

劉珙知樞密院

使○皇后夏氏崩○秋七月皇太子惜卒謚曰莊文○攢安恭皇后于臨安府之脩吉寺○冬十一月丙寅合祀天地于圜丘戊辰雷葉顒魏杞免帝以郊祀而雷出非時用漢制罷顒杞相顒為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大事則毅然不可奪○以陳俊卿參知政事○以劉珙同知樞密院事珙初為翰林學士言於帝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

琪言二帝三王之道

儒生臣以為高帝之聰明英偉其所不悅特腐儒之俗學耳誠使當世之士有以聖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必將竦然敬信而其功烈之所就不止於是而已矣蓋天下之事無窮而應事之綱在我惟其移於耳目動於意氣而私欲萌焉則其綱必弛而無以應夫事物之變是以古之聖王無不學而其學也必求多聞必師古訓蓋將以明理正心而立萬事

之綱也。此綱既立。則雖事物之来。千變萬化。而在我常整整而不紊矣。惜乎當是之時。學絶道喪。未有以是告高帝者。帝亟稱善。至是薦張栻。汪應辰。陳良翰學行于帝。○十二月金主以蒲察通為肇州防禦使。賜以金帶。諭之曰。卿雖有才。然用心多詐。朕左右須忠實人。故命卿補外。賜卿金帶者。荅卿服勞之久也。因顧左宣徽使敬嗣暉曰。如卿不可謂

無才。所欠者純實耳。又謂宰臣曰。海陵不辯人才優劣。惟徇己欲。多所陞擢。朕以此為戒。止取實才用之。近聞蠡州同知移剌延壽在官汙濫。詢其出身。乃正隆時鷹房子。可典城牧民耶。自今如此局分。不得授以臨民職任。又曰。朕治天下。方與卿等共之。事有不可。各當面陳以輔朕之不逮。慎毋阿順取容。卿等致位公相。正行道揚名之時。苟或偷安自

寤寐思賢士

便。雖為今日之幸。後世以為何如。又謂敬嗣暉曰。凡為人臣。上欲要君之恩。下欲干民之譽。必虧忠節矣。又謂平章政事完顏思敬曰。朕思得賢士。寤寐不忘。自今朝臣出外。即令體訪外任職官廉能。及草萊之士可以助治者以聞。又諭宰臣曰。卿等舉用人才。凡已所知識。必使他人舉奏。朕甚不喜。如其果賢。何必以親踈為避忌也。又云。海陵時脩起居注不任直臣。故所書

多不實。可訪求得實。詳而錄之

戊子 二十四年 金大定八年○西遼主耶律直魯古天禧元年○夏天盛二年 春二月。以蔣芾為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制國用使○詔蔣芾常朝贊拜不名。芾辭。許之○以王炎簽書樞密院事○三月。以鼐公武為四川制置使○夏四月。禮部員外郎李燾上所脩續通鑑長編。燾博極群書。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覈。倣資治通鑑例。斷

金主不信佛法

自建隆至治平為一百八卷。上之于朝。○五月。行乾道歷。○金主命自今宮中之飾。勿得用黃金。金主雅尚儉素。嘗謂秘書監移剌子敬曰。唐虞之時。未有華飾。漢惟孝文務為純儉。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脩。即損宮人歲費以充之。今亦不復營建矣。如宴飲之事。近惟太子生日。及歲元。飲之亦未嘗至醉。至於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為同泰寺奴。遼

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又曰。芒遼日屠食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每當食。常思負民饑餒。猶在已也。彼身為惡而曰祈福。何福之有。如海陵以張仲軻為諫議大夫。何以得聞忠言。朕與大臣論議一事非正不言。卿等不以正對。豈人臣之道也。又曰。朕見宮中竹有枯瘁者。欲令更植。恐勞人而止。○六月。蔣芾以母喪去

劉珙諫斥曾覿

位○召福建總管曾覿入見。尋遣還官。先是浙東總管龍大淵卒。帝憐之。因召覿至。帝欲留之。劉珙諫曰。此曹奴隷。厚賜之可也。引以自近。而待以賓友。使得預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整朝綱也。陳俊卿亦言之。帝然之。覿怏怏而去。○秋八月。劉珙罷。時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琪。奉詔按視兩淮城壁。琪擅令揚州增築新城。揚民言不便。珙乞罷琪。帝不悅。珙遂罷為端明殿學士。陳俊卿言珙正直有才。願留之。帝不聽。○冬。十月。起復蔣芾

為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制國用使。以陳俊卿為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制國用使〇十二月。蔣芾乞終喪。許之〇丙遼承天太后普速完弒其夫蕭朶魯不。其舅蕭斡里剌起兵誅之。復立仁宗子直魯古為帝普速完與朶魯不弟朴古只沙里通。出朶魯不為東平王而殺之。朶魯不之父斡里剌以兵問罪。遂殺普速完。及朴古只沙里等己酉五年金大定九年〇西遼天禧二年〇夏天盛二十一年春正月。以徐子實充措置兩淮屯田官〇

陳俊卿諫御騎射

二月。以梁克家簽書樞密院事。○以王炎參知政事。○三月。召四川宣撫使虞允文還。以王炎代之。陳俊卿薦允文才堪將相故也。○夏五月。帝不視朝。以射弩弦斷傷目故也。○六月。帝始視朝。陳俊卿言於帝曰。陛下未能忘騎射者。蓋志圖恢復耳。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為腹心。伏武猛之將。以為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

出樽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疊於千萬里之遠。尚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間哉○以虞允文為樞密使○秋七月。召曾覿入見。復以為浙東總管。陳俊卿。虞允文諫。故復出之○八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以陳俊卿。虞允文。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兼樞密使。制國用使。俊卿以用人為已任。允文亦以人才為急。嘗籍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録。

故所用皆知名士

庚寅 六年（金大定十年○西遼天禧三年○夏天盛二十二年）春正月。以黃中為兵部尚書兼侍讀○二月。詔均役限田○三月。以王扑知閤門事○帝從太上皇帝幸聚景園○罷四川制置使司（晁公武與王炎不協。故罷）○夏四月。罷吏部尚書汪應辰。應辰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在朝多革弊政。中貴人皆側目。時賜發運使史正志緡錢二百萬為均輸

陳俊卿罷判福州

和雜之用。應辰三上疏論之。遂出知平江府○五月。陳俊卿罷。虞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寢為請。俊卿以為未可。允文請不已。帝手札諭俊卿。俊卿奏曰。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然大事須萬全。俟一二年吾力稍完乃可。不敢迎合意指以誤國事。帝意方鄉允文。俊卿以論不合。因力求去。遂判福州。陛辭。猶勸帝遠佞親賢。脩政攘敵。泛使不可輕遣俊卿

天資忠孝。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廷。正色危論。分別邪正。斥權勢無所顧避。凡所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者。其居中書。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立志一以先哲為法。非他相可擬。○夏相任得敬

金主不許夏主請封臣

分其國以自封。夏主為請命于金。金主不許。并却其貢物。宰相李石等曰。事繫彼國。我何預焉。金主曰。彼迫於權臣耳。況夏國稱藩歲久。一旦迫於賊臣。朕為四海主。寧容此耶。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

初。夏主仁孝嗣位。國內多亂。任得敬

抗禦有功為相。陰蓄異志。誣殺宗親大臣。夏主不能制。乃分地與之○閏月。以范成大為金國祈請使。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紹興中。金使者至。捧書并幣。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遣初進國書。辭氣慷慨。既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共為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擯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既而歸館所。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

或勸止之。竟得全節而歸。其復書略云。和好再成。界山河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洛以為言。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於是二事皆無成功。初議祈請陵寢。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起居郎張栻入對。帝曰卿

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內之事則知之矣。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栻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

張栻言內脩外攘

彼。則於大義。已為未盡。而或猶以為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脩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脩外攘。進戰退守。通為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矣。帝深納之○以梁克家參知政事○秋八月夏任得敬伏誅得敬密通宋以

求助。宋以書咎之。夏人得之。於是謀誅之。○冬。十月。高麗翼陽公皓廢其君睍而自立。皓。睍弟也。○十一月。以趙雄為中書舍人。雄初為起居舍人。請置局議恢復。帝喜。故用之。○召曾覿提舉佑神觀。○趙雄如金。賀金主生辰。及請陵寢。及更受書禮。金主不許。而謂雄曰。汝國何咎欽宗靈柩。而請葬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為爾國葬之耳

辛卯 七年 金大定十一年。西遼天禧四年。○夏乾祐元年 春正月丙子朔。上太上皇帝尊號曰光堯

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太上皇后。曰壽聖明慈。太上皇后）○（金）主命群臣勿得相饋獻（尚書省奏汾陽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饋獻。法當奪官。金主曰。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書省樞密院。生日節辰饋獻不少。此而不問。豈正天下道）○帝作敬天圖（取尚書經中所載敬天事）

（作敬天圖立太子）

○二月。立恭王惇為皇太子。大赦。徙封慶王愷為魏王○詔僧寺道觀毋免稅役○三月（金）葬欽宗皇帝于鞏洛之原。以一品禮○以知閤門事張

張栻論張說

說簽書樞密院事。未拜而罷。說妻吳氏。皇后女弟也。說因攀援親屬。擢拜樞府。命下。朝論譁然。然未有敢誦言攻之者。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上疏切諫。且詰朝堂責虜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懇憤不堪。會中書舍人范成大不草詞。說遂奉祠○夏四月。以曾覿為安德軍承宣使○帝從太上皇帝

起復劉珙知樞密院事不至

幸聚景園○詔皇太子領臨安尹○五月起復劉珙同知樞密院事為荆襄宣撫使珙辭不拜其箚子珙凡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来未之有改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為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陛下威靈邊陲幸無犬吠之警臣乃冒金革

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為漢儒之罪人乎。抑陛下之詔臣則有曰義當體國。其敢噤無一言以塞明詔。乃手疏別奏。略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敗。今德未加脩。賢不得用。賦歛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士卒以事包苴。士卒方饑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為恢復之實者。大抵

闊略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衛之卒。規算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且荆襄四支也。朝廷元氣也。誠使朝廷設施得宜。元氣充實。則犂庭掃穴。在反掌間耳。何荆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荆襄雖得臣輩百人悉心經理。亦何足恃哉。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圖之。帝納其言。

為寢前詔○秋七月。加四川宣撫使王炎樞密使○九月。帝從太上皇帝幸東園○安定郡王令德卒○冬十月金烏林荅天錫来賀生辰○金主幸太子宮。謂太子曰。吾兒在儲貳之位。朕為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経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脩道德為孝。明信賞罰為治而已。昔唐太宗謂高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

金主論用人之道

遺汝。如遼之海濱王。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為衆愛。愈為美事。所為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有道之君。而謂其子高宗曰。爾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偽為。受恩於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群臣稱萬歲

辰

八年 金大定十二年○西遼天禧五年○夏乾祐二年 春

虞允文
梁克家
入相

二月。詔改尚書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左右丞相○姚憲如金賀受尊號也。附請更受書之禮。金人不許○以虞允文。梁克家爲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罷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知袁州。宰相陰主張說故也。栻在朝僅一年。召對至六七。所言皆脩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於是宰執近習皆憚之○復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罷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

希呂直學士院周必大。給事中莫濟。都人作四賢詩以紀之○以曾慥參知政事。王之奇簽書樞密院事○三月。詔省侍中。中書令。尚書令。以左右丞相充其位○夏。四月。金尚書右丞相紇石烈志寧卒（金主嘗宴群臣於太子宮。顧志寧謂太子曰。天下無事。吾父子今日相樂。皆此人力也。及卒。金主甚悼惜之。曰。志寧臨敵。身先士卒。勇敢之氣。自太師梁王後。未有如此人也）○六月。以令㦷爲安定郡王○秋七月。復以劉珙知潭州。湖南安

撫使過關入見言人君能循天下之理然後有以得天下之心而立天下之事然非至誠虛已兼聽並觀使在我者空洞清明而無一毫物欲之蔽亦未有能循天下之理者也極論時事言甚切至帝加勞再三進職大學士以行○以曾覿為武泰軍節度使○金罷保安蘭安榷場金主謂宰臣曰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也故罷之○

罷虞允文為四川宣撫使時帝命選諫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三人對。皆鯁亮有文學。為時所推重。帝不悅而用曾覿所薦者。允文。梁克家爭之不從。允文遂力求去。允文慷慨磊落有大志。言動有則度人望而知為任重之器。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至老愈篤。○冬十二月金聽民採金銀坑冶。勿收稅貢○粥官田

癸巳 九年 金大定十三年○西遼天禧六年○夏乾祐三年 春正月。王炎。王之奇罷。以張說同知樞密院事。沈夏。鄭聞簽書院事○粥營田○

朱熹主管台州

二月。贈蘇軾為太師○三月。帝從太上皇帝幸聚景園○夏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以朱熹主管台州崇道觀。熹徽州婺源人。少有求道之志。父松知饒州。病卒。屬熹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熹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及舉進士。為泉州同安主簿。罷歸。聞延平李侗學于羅從彥。得伊洛之正。遂

徒步往從之。故其學以窮理致知。反躬踐實而主於居敬。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研窮聖賢之經而注釋之。紹興末。以輔臣薦。召不起。帝初即位。既上封事。而言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綱紀。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

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隆興初復
召入對。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今日
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
勝。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不悅。除武學
博士。又與洪适論不合而歸。陳俊卿。劉
珙薦爲樞密院編脩官。累召不至。梁克
家奏乞褒錄之。帝曰。熹安貧守道。廉退
可嘉。故有是命。○劉子翬。太師忠顯公
韐之仲子。以父死國難。痛憤致疾。棄興

化通判。隱居武夷山中。不出者十七年。與胡憲。劉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學。他所與遊。皆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惟朱熹而已。初熹從子翬遊。子翬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朱熹得道統之正。自子翬始。學者稱為屏山先生

屏山先生

〇胡憲。安國從子也。生而靜慤。不安笑語。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嘗校。紹興中。與劉勉之同入太學。時禁伊洛之學。憲與勉之求得程頤之書。潛抄默誦。夜以繼日。聞涪陵譙定。受易學于

籍溪先生

白水先生

順。二人往從受業。久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悟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邪。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崇安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從游者日衆。號籍溪先生。日與學者訓接。以爲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其所以脩身事親接人者。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悅服。仕終秘書省正字。朱熹從之最久云。○劉勉之從譙定。劉安世。楊時受學。卒業乃還崇安。即邑近郊。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唯與劉子翬日相往來講論。學者踵至。勉之隨其材品。爲說聖賢之道。門人號曰白水先生。朱熹嘗從其學。○已上三先生。嘗以道統學問傳於朱子。故附焉 ○

【金】**禁女直人。毋得譯爲漢姓** 金主嘗謂宰臣曰。宗

室中有不任官事者。若不加恩澤於親親之道。有所未弘。朕欲授以散官。量予廩祿。未知前代何如。左丞石珪曰。陶唐之親九族。周家之內睦九族。見於詩書。皆帝王美事也。又嘗御膚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詞。顧謂太子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亦欲令汝輩知之。汝輩自幼惟習漢人風俗。不知女直純實之風。至於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汝輩當體朕意。至於子孫。亦當遵之也

○秋七月金復以會寧府為上京金主嘗謂會寧乃其國興王之地故復以為上京

○冬十月。梁克家罷。克家罷。克家時。獨相。貴戚權倖。不少假借。而外濟以和。至是以與張說議不合。

梁克家罷

遂求去。出知建寧○以曾懷為右丞相。鄭聞參知政事。張說知樞密院事。沈復同知院事○十二月。沈復罷。以姚憲簽書樞密院事○金初以策試國子。每策一道。五百字以上成。尋加論一道。謂之策論進士

資治通鑑節要續編卷之十六

資治通鑑節要續編卷之十七

宋紀 附金紀

孝宗皇帝下

甲午 淳熙元年 金大定十四年○西遼天禧七年○夏乾祐四年○按初詔改元純熙。尋以取法淳化雍熙為義。遂改淳熙 春正月。交趾入貢。詔封李天祚為安南王○二月。四川宣撫使虞允文卒。以鄭聞代之○夏四月。以姚憲參知政事。葉衡簽書樞密院事○六月。姚憲罷。以葉衡參

虞允文卒

知政事○秋七月復以鄭聞參知政事○以薛良朋為四川安撫制置使○以曾懷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八月張說免帝廉知其欺罔也○以楊倓簽書樞密院事○九月加曾覿開府儀同三司○冬十月鄭聞卒○金圖畫功臣于衍慶宮時群臣勳業最著者二十一人圖畫於聖武殿之左右廡

金圖功臣于衍慶宮

遼王斜也、金源郡王撒改。遼王斡本。秦王

粘沒喝。宋王斡離不。梁王兀术。金源郡王習不失。金源郡王斡魯。金源郡王谷神。金源郡王婁室。楚王謀良虎。魯王闍母。金源郡王銀术可。隨國公阿離合懣。金源郡王迪古乃。豫國公蒲家奴。金源郡王撒离喝。兗國公劉彥宗。特進斡魯古。齊國公韓企先。特進習宗企

○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以龔茂良參知政事○楊倓罷○曾懷罷。以葉衡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十二月。以李彥頴簽書樞密院事○以沈復爲四川宣撫使。范成大爲制置使

楊甲對策

乙未 二年 金大定十五年○西遼天禧八年○夏乾祐五年 春。三月。親試舉人。蜀人楊甲對策。言恢復之志不堅者二事。其一謂妃嬪滿前。聖意幾於惑溺。其一謂策士之始。其及兵者。不過一言而已。是以談兵革爲諱。論兵革爲迂也。帝覽對。不悅。寘之第五○夏。六月。以沈复同知樞密院事。罷四川宣撫司○秋。七月。以劉崇之爲四川總領提舉右史 崇之。頌之族。建寧之麻沙人。與太師幹。皆其同宗也

贈趙鼎

金主不受高麗叛臣地

八月。以湯邦彥爲金國申議使。九月。葉衡罷。○沈㴶罷。○贈趙鼎爲太傅。追封豐國公。○高麗趙位寵以慈悲嶺至鴨綠江四十餘城叛。降于金。金主不受。曰。朕懷綏萬邦。豈助叛臣爲虐。執其使付高麗。位寵遂伏誅。○閏月。以李彥穎參知政事。王淮簽書樞密院事。○冬。十月。帝詣德壽宮。加上太上皇帝尊號。曰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

太上皇帝。壽聖齊明廣慈。太上皇后。十二月。朝德壽宮。行慶壽禮。大赦〇以劉珙爲江南東路安撫使。知建康行宮留守

丙申 三年（金大定十六年〇西遼天禧九年〇夏乾祐六年）春。三月。丙午朔。日有食之〇夏。四月。金主命京府設學養士。金主嘗從容與從官論古今廢興事。曰。經籍之興。其來久矣。垂教後世。無不盡善。今之學者。既能誦

金主論學

之。必須行之。然知而不能行者多矣。苟不能行。誦之何益。女直舊風。最爲純直。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耆老。接賓客。信朋友。禮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汝輩當習學之。舊風不可忘也。又謂太子等曰。大凡資用。當務節省。有餘可周親戚。勿妄費也。因舉所御服曰。此服已三年。未嘗更換。尚尒完好。汝等宜識之。又謂宰相曰。朕年

論賢才

金主不惑釋老

老矣。恐因一時喜怒處置有所不當。卿等即當執奏。毋為面從。成朕之失。又曰。今在下僚。豈無人才。但在上者不為汲引。惡其材勝已耳。又曰。今在位不聞薦賢。何也。昔狄仁傑起自下僚。力扶唐祚。使既危而安。然非婁師德。何以自薦乎。又曰。人多奉釋老。意欲徼福。朕蚤年亦頗惑之。旋悟其非。且上天立君。使之治民。若盤樂怠忽。欲以僥倖祈福。難矣。累

能愛養下民。上當天心。福必報之。○五月。安南國王李天祚卒。子龍翰嗣。翰音禮○召朱熹為祕書郎。不至。時龔茂良行丞相事。言熹操行耿介。除祕書郎或讒之。會熹力辭。遂改主管武夷山冲佑觀。○湯邦彥有罪竄于新州。邦彥至金引見。夾道皆控弦露刃之士。邦彥怖。不能措一辭而出。帝怒其無狀。遂竄之。○秋八月。以王淮同知樞密院事。趙雄簽書院事。○加劉珙觀文殿學士。○立貴妃謝

氏爲皇后

丁酉 四年 金大定十七年○西遼天禧十年○夏乾祐七年 春正月。行淳熙歷○高麗致貢于金謝不納叛也○二月。帝謁孔子。遂臨太學○以胡元質爲四川制置使○金主命葬宋遼宗室于河南廣寧舊陵○夏六月。襲茂良罷。以帝將用史浩故也○以王淮參知政事○秋七月。罷王雱從祀孔子廟庭○九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冬。

十月夏獻百頭帳于金金主卻之○十一月以趙雄同知樞密院事

戊戌五年金大定十八年○西遼天禧十一年○夏乾祐八年春正月侍御史謝廓然乞戒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從之○三月李彥頴罷○以史浩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王淮知樞密院事趙雄參知政事○夏四月以陳俊卿判建康府○以朱熹知南康軍○以范成大參知政事六月罷○

劉珙卒

以錢良臣簽書樞密院事○以吳挺爲利州西路安撫使知興州○秋。七月。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知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行宮留守劉珙卒。年五十七。帝聞之。嗟悼。詔贈光祿大夫。罷朝一日。且命有司護致其喪。謚忠肅（珙。字共父。少傅公子羽之長子）珙。機鑒精明。議論英發。遇事立斷。其威不可犯。而居家極孝慈。母福國夫人熊氏早卒。珙哀慕無以自致。則以任

治喪不用浮屠

子恩官其內弟。事繼母禮敬飭備。友愛諸弟。晚歲彌篤。歲時祭祀。酌古今禮而敬以行之。內外功緦之戚。必素服以終月數。在官爲罷燕樂。同僚有喪亦如之。將卒遺命治喪。毋得用浮屠法。後諸賢公。往往効之。其在州郡。治平聽察。令行禁止。而於愛民厚俗之意。尤孜孜焉。事或小失。雖下吏言之。無不立改。大脩潭州嶽麓書院。養士數十人。而屬張栻往

建康立祠劉珙

遊其間。告以古人爲已之學。謂明道程顥嘗官建康屬邑爲之立祠學宮而刻陳忠肅公責沈之文於辟以示學者。民有骨肉之訟。躬以恩義反覆辯告。至或深自引咎。聞者皆失所爭而去。其在朝廷危言正色。直前無避。忠義奮發。未嘗以死生動其心。臨没所上疏。極言近習用事之禍。至引恭顯仝文以爲戒。以未能爲國家報雪讎恥爲深恨。及卒所臨

之邦。軍民往往罷市巷哭。相與祠之。而建康爲尤盛。○金主命吏再犯贓者悉除名。○冬。十一月。史浩罷。○以趙雄爲右丞相。王淮爲樞密使。錢良臣參知政事。○金尚書省擬內族阿可爲刺史。金主不許。曰。阿可年幼。於事未練。佐貳官可也。郡守係千里休戚。安可不擇人而私其親耶

己亥 六年 金大定十九年。○西遼天禧十二年。○夏乾祐九年 春。

朱熹言正心術立紀綱

三月。錄趙鼎岳飛子孫。賜以京秩。○詔求直言。知南康軍朱熹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爲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計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費。開廣屯

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今日將帥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厭役凡流。所得差遣。為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惟望裒斂刻剥。以償債負。總餽餉之任者。亦皆倚負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為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計軍實以紓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為。然後乃可革也。授將印。委利權。出

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絶苞苴請託之私而刻剥之風可革務求忠勇沉毅實經行陣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而軍士畏愛蒐閱以時竄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又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屯田之事付以重權責其久任則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省州郡供軍之數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州縣事力既紓然後可以禁其

苛斂。責其寬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矣

庚子 七年 金大定二十年○西遼天禧十三年○夏乾祐十年 春二月魏王愷卒○以子棣爲安定郡王○右文殿脩撰張栻卒。栻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已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栻有公輔之望。年四十八而卒。帝聞之嗟嘆不已。朱熹與黃幹書曰。吾道益孤矣。栻

以聖賢自期

穎悟夙成。父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録。天性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以人主意悦。輒有所隨順。帝嘗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

栻斥異端毀淫祠

日何望其伏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其知撫嚴衰州靜江江陵府。在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為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為先。斥異端。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栻聞道甚早。朱熹嘗言已之學乃銖積寸累

而成。如敬夫則以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栻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錄。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于世。栻嘗言曰。學莫究於義利之辯。義者。本心之當為。非有為而為之也。有為而為。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為南軒先生

稱南軒先生

○夏五月。以周必大參知政事。謝廓然簽書樞密院事。必大為翰林學士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為一時詞臣之冠。○冬十二月。以朱熹提舉江

朱熹上疏極言政事

西常平茶鹽公事。熹知南康。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訪唐李渤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是年大旱。熹上疏言天下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盜陛下之權。竊陛下之柄。

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薦之趙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為

然。故有是命○詔禁洛學○嗣濮王士輵卒○金以衍聖公孔總。兼兗州曲阜縣令

辛丑八年金大定二十一年○西遼天禧十四年○夏乾祐十一年

春。正月金追廢海陵王亮爲庶人討其弑熈宗也○二月。以士歆嗣濮王○夏。四月。安定郡王子棟卒○秋。七月。著作郎呂祖謙卒祖謙。夷簡五世孫也。自其祖好問徙居婺州。祖謙自四世祖希哲從程頤遊。以儒行名一世。故其家子孫。有中原文獻之傳祖謙師

呂祖謙卒

林之奇。汪應辰。胡憲。而友朱熹。張栻。學以關洛為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之士。皆歸心焉。少辯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言。忽覺平時忿懥。渙然氷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年四十五而卒。著讀書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

東萊先生

宰相以人才為先務

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辯志錄。皇朝文鑑。行于世。學者稱為東萊先生○八月。以陳峴為四川制置使。趙雄罷○以王淮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謝廓然同知樞密院事。淮既相。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淮因問其人。萬里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九月。錢良臣罷○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時浙東大饑。王淮薦熹乃

朱熹提舉浙東

自江西改浙東。熹即日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脩德任人之說。因及時政之缺。凡七事。帝深納之。熹至部即移書他郡。募米商糴其征。米遂輳集。熹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革之。有短熹者。謂其疏于為政。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脩

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旌之。乃進熹直徽猷閣。〇十二月。下

行朱熹社倉法

朱熹社倉法于諸路

朱熹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振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歛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倉三間。及以原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詔下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為甲。甲推一人通曉者為社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為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錢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

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

壬寅　九年　金大定二十二年○西遼天禧十五年○夏乾祐十二年

春正月。樞密都承旨王扑有罪免○夏六月。謝廓然卒○秋七月。以李彦穎參知政事○九月。以王淮梁克家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以子彤為安定郡王○徙朱熹提點江西刑獄。熹遂奉祠

朱熹按唐仲友

熹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為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為

姻家。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熹辭不拜。遂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癸卯十年　金大定二十三年○西遼天禧十六年○夏乾祐十三年

春正月。以施師點簽書樞密院事○李彥穎罷○二月。內侍提舉德壽宮陳源有罪。竄于郴州。源恃恩專恣。其厮役亦補官。帝聞而惡之。籍其家○三月。知遂

寧府李燾上續資治通鑑長編凡六百八十七卷

○夏六月陳賈請禁僞學王淮以唐仲友故怨朱熹欲沮之於是吏部尚書鄭丙上疏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帝已惑其說淮又以大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竊謂天下之士所學於聖人之道者未始不同既同矣而謂已之學獨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僞

陳賈請禁僞學以詆朱熹

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僞而已矣。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僞。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者也。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夷攻其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于假其名以濟其僞者耶。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棄勿

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爲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蓋指熹也帝從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于世後直學士院尤袤以程氏之學爲陳賈所攻

尤袤言道學不宜詆

言于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

履行已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為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循名責實。聽言觀行。人情庶不壞於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為姦。真偽相亂耳○秋八月。以施師點黃洽參知政事○九月金譯經史子書成。命頒行之

金譯經史子書

譯易。書。論語。孟子。老子。楊子。文中子。劉子。及新唐書。

金主曰。朕所以譯五經者。正欲女直人知仁義道德所在耳

金主謂

史習性貪墨

宰臣曰。女直進士。可依漢兒進士補省令史。夫儒者操行清潔。非禮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為吏。習其貪墨。至於為官。習性不能遷改。政道興廢。實由於此。○以留正為四川制置使。○冬。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甲辰　十一年（金）大定二十四年。○（西遼）天禧十七年。○（夏）乾祐十四年　春三月。金主如會寧。金主諭太子曰。上京。祖宗興王之地。欲與諸王一到。或留三二年。以汝守國。譬之農家種田。商人營財。但能不

墜父業。即為克家子。況社稷任重。尤宜畏慎。常時觀汝甚謹。今日能紓朕憂。乃見中心孝也。太子再三辭以不諳政務。乞備扈從。金主曰。政事無甚難。但用心公正。毋納讒邪。久之自熟。太子流涕。左右感動。○五月金主至會寧○夏六月以周必大為樞密使

乙巳 十二年（金）大定二十五年○（西遼）天禧十八年○（夏）乾祐十五年 春正月金主宴其宗戚于光德殿○夏四月金主宴其宗戚于皇武殿遂還燕赦會寧府。放免今年租稅。金主謂群臣曰。上京風物。朕自樂之。每奏還都。輒用感愴。祖宗舊邦。不忍捨去。萬歲之後。當置朕于太祖之側。卿等無忘朕言。

遂宴宗室宗婦于皇武殿。曰。尋常朕不飲酒。今日甚欲成醉。此樂亦不易得也。於是自歌其詞。道王業之艱難。及繼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慷慨悲激。不能成聲。歌畢泣下。群臣宗戚。捧觴上壽。皆呼萬歲 ○六月 金

上太上皇帝尊號

太子允恭卒 ○冬十二月。帝上太上皇帝尊號于德壽宮 太上皇年八十 ○以趙汝愚為四川制置使 ○ 金 主以其孫原王麻達葛判大興尹 麻達葛。金主嫡長孫。太子允恭之子也

丙午 十三年 金 大定二十六年 ○ 西遼 天禧十九年 ○ 夏 乾祐十六年

春。正月庚辰朔。帝詣德壽宮行慶壽

禮。大赦。○夏。五月。金。以原王麻達葛爲右丞相。賜名璟。金主嘗謂宰臣曰。齊桓中庸主也。得一管仲。遂成霸業。朕夙夜以思。惟恐失人。朕既不知。卿又不薦。必俟全才而後舉。蓋亦難矣。如舉某人長於某事。朕亦量才用之。朕與卿等俱老矣。天下至大。豈得無人。薦舉人才。當今急務也。又曰。人之幹能。固不易得。然不若德行之士。爲優也。又曰。起身刀筆者

金主論用人才

雖才力可用。其廉介之節。終不及進士。又曰。卿等職居輔相。曾無薦舉。何也。且卿等老矣。殊無可以自代者乎。惟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從而言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參政張汝霖對曰。臣等苟有所知。豈敢不薦。但無人耳。金主曰。春秋諸國分裂。土地褊小。皆稱有賢。今天下之大。豈無人才。但卿等不舉而已。今朕自勉。庶幾致

論宰相不舉人才

治。他日子孫。誰與共之。汝霖有慙色。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天下之廣。豈得無人。唐之顏眞卿。段秀實。皆節義之臣。終不升用。亦當時大臣。固蔽而不舉也。卿等當不私親故而舉。忠正之人。朕將用之。又曰。朕治天下。事有不可。各當面陳。以輔不逮。慎勿順以取容。卿等致位公相。正行道揚名之時。苟或偷安自便。雖為今日之幸。後世以為何如。又

金主始終如一

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為德。然如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至綱紀大壞。朕嘗思之。賞罰不濫。即是寬政也。又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群臣議多飾詞。朕嘗思始終如一。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又曰。魏徵善諫。所言皆國家大事。今臺諫惟指摘一二細事。姑以塞責。未嘗有及國家大利害者。豈知而不言歟。無乃亦不知也。又曰。人皆

用人當在壯年

以奉道崇佛。設齋誦經為福。朕使百姓無冤。天下安樂。不勝於彼乎。卿等居輔相之任。誠能匡益國家。使百姓蒙利。不惟身享其報。亦將施及子孫矣。又曰。用人之道。當自其壯年心力精強時用之。若拘以資格。則往往至耄老。此不思之甚也。且日月資考。所以待庸常之人。若才行過人。豈可拘以常制。又曰。朕自即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

等未嘗肯盡言。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則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又曰。近侍局官。須選忠直之人用之。朕雖不聽讒言。使佞人在側。將恐漸漬聽從之矣。又曰。朕聞宋軍自來教習不輟。今我軍專務游惰。卿等勿謂天下既安。而無豫防之心。一旦有警。軍不可用。顧不敗事耶。其以時訓練。又曰。朕年來惟以省約為務。常膳止四五

味已厭飫之。宰臣曰。天子自有制。不同餘人。金主曰。天子亦人耳。妄費安用○秋。閏七月。以留正簽書樞密院事。正在蜀。以簡素化民。歸裝僅書數簏而已。人服其清○冬。十一月。梁克家罷○金立原王璟為太孫

丁未 十四年（金大定二十七年○西遼天禧二十年○夏乾祐十七年）春。二月。以周必大為右丞相。施師點知樞密院事○秋。八月。以留正參知政

留正清儉

太上皇帝崩

帝行三年喪

事○九月。太上皇帝有疾。冬。十月。帝罷朝侍疾。赦○太上皇帝崩于德壽殿。遺誥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帝致喪三年。

太上皇崩。帝號慟擗踊。踰二日不進膳。謂王淮等曰。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何妨聽政。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在宮中。止用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群臣。不能將順耳。自我作古。何害。淮曰。御殿之時。人主衰絰。群臣吉服。可乎。帝曰。

自有等降。乃出内批曰。大行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群臣自遵易月之令。百官五上表。請帝還内聽政。不許。至十二月辛丑禫祭。百官釋服。群臣三上表。請御殿聽政。不許○韋璞如金告哀也○顏師魯如金致遺物。金主見其中有玉器五。玻瓈器二十。及弓劍之屬。命還之。曰。此皆彼國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寶藏。以無忘追慕。今受之。義有所不

素服視事

忍故也○十一月戊戌朔。帝詣德壽宮。自是朔望皆如之○帝始以素服視事于延和殿。詣德壽宮。則衰絰而杖如初○詔皇太子參決庶務○十二月。大理寺奏獄空○金主禁女直人不得改稱漢姓。學南人衣飾

帝詣几筵行禮

戊申　十八年　十五年（金大定二十八年○西遼天禧二十一年○夏乾祐

春。正月丁酉朔。帝詣德壽宮。几筵行禮○皇太子初決庶務于議事堂○

詔行三年之喪

施師點罷○以黃洽知樞密院事。蕭燧參知政事○二月[金]蒲察克忠來弔祭○三月。葬永思陵。洪邁請廟號世祖。尤袤以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祖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乃定號高宗○[金]主宴群臣于神龍殿○夏四月。祔高宗主于太廟。詔曰。朕比下令。欲衰經三年。群臣屢請御殿易

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詔俟過祔廟。勉從所請。然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勿得有請

臣留正曰 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漢文始變古道。景帝不師典禮。後世遵之。喪紀遂廢。晉武欲申私慕。竟奪於裴秀傅元之說。元魏孝文能依古制。猶未盡合於亮陰遏密之禮。其餘無足議也。以日易月之論。發於應劭。

陋儒習之。其後遂斷爲二十七日之制。先王之禮。旣已大壞。雖有明智之君。賢哲之輔。憚於更張。因循相襲。良可歎已。壽皇慕親之孝。根於天性。事亡之敬。發於至誠。雖聖躬以不豫之年。群臣屢致易服之請。而睿志先定。斷然不疑。山陵已事。退奉几筵。縗絰三年。以終喪制。千載以來。一人而已。於戲聖哉

五月。王淮罷。薛叔似論之也。淮為相。能盡心事上。唯以唐仲友故。力攻道學。貽來世之害。君子惜之。○全建女直太學○六月。以朱熹為兵部郎官。未上而罷。貶林栗知泉州。王淮既罷。周必大薦熹為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首言陛下居虛明應物之

朱熹入對

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于其中。願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察夫天理人欲。果天理耶。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少有壅閼。果人欲耶。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疑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徹。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

為無不如志矣帝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為煩也時曾覿已死王抃已逐獨內侍甘昇尚在熹力論之帝曰昇有才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尊所至輒閉門生十數人習為

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罷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秦。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途。邀索高價。門生送為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陛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緣熹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均。望將熹停罷。姑令

停省。以為事君無禮者之戒。帝謂栗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強。莫敢深論。乃命熹依舊江西提刑。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帝曰。朕亦見其跛。度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之。太常博士葉適上封事。不報。會胡晉臣拜侍御史。首劾栗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為黨。乃出栗。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祠而去。○秋八月。恩平郡王璩卒。追封信王

朱熹論君心及六事

○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作煥章閣藏高宗御集○十一月以朱熹為崇政殿說書熹辭不至投匭進封事其畧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腹心外達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臣不暇言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

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

言近習之害

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覩說扞之流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開陳者雖蒙聖恩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搖

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竊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顧乃未嘗得一温飽是皆將帥巧為名色奪取衣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曜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

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

言輔翼太子

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闖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燕遊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夫立太子而不

言東宮之官

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
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
則無以防其戲嫚媟狎竒衺雜進之害。
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去春坊
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
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
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
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
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

言命相不得人

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寘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

言振紀綱

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不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

言風俗之弊

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辯曲直爲得計。甚者以珠玉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唯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

論禁言道學

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觀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至於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為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

言內帑之弊

進取不時之須。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昌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關乏日甚。督趣日峻。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

言諸將掊克

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為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諧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

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脩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嘗草奏疏言

講學以正心。脩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絶神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紀綱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脩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爲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乃辭新命。除秘閣脩撰。仍奉新祠。遂不果上

執政指道學爲邪氣

己酉 十六年（金大定二十九年○西遼天禧二十二年○夏乾祐十九年）春。正月。金主雍卒。太孫璟立。金主雍卒。

年六十七。廟號世宗。太孫璟立。是為章宗

史臣贊曰 世宗在金諸帝中。最為文明之主。以夫人烏林荅氏守節而死。終身不立后。性仁靜節儉。明達政事。好賢納諫。尚文抑武。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群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歲或十七人。號稱小堯舜。豈虛語哉

○黃洽罷○以周必大。留正。為左右丞

帝傳位太子

光宗立

相。王藺參知政事。葛邲同知樞密院事。帝自高宗崩。即欲傳位太子。嘗諭必大曰。禮莫重於事宗廟。而孟享多以病分詣。孝莫重於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宮。朕將退休矣○蕭燧罷○更名德壽宮爲重華宮○皇太后徙居慈福宮○二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帝傳位于皇太子。退居重華宮。太子即位。尊帝爲至尊壽皇聖帝。皇后爲壽成皇后。皇太后爲

壽聖皇太后○立妃李氏為皇后后、安陽人。慶遠節度使道之女也。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為恭王妃。生嘉王擴。妃性妬悍。嘗訴帝左右於高宗。及壽皇。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為皇甫坦所誤。壽皇亦屢訓之。且令以皇太后為法。不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感之。至是立為后○以謙熙載姜特立。並知閤門事二人。東宮舊臣○金主追尊其考故太子允恭為帝。尊母徒單氏為太后○三月。以史浩為太師○夏五月。以王藺知樞

密院事○周必大罷。初。國子祭酒何澹為必大所厚。澹欲遷官。必大不即從而留正奏遷之。澹由是憾必大。及為諫議大夫。即劾必大罷之。必大純篤忠厚。能以善導其君○知閤門事姜特立有罪免○秋。七月癸初設經童科

資治通鑑節要續編卷之十七